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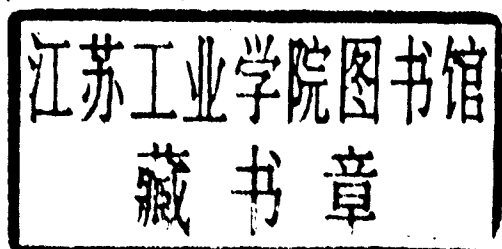
枰甸文史資料

第十一輯



桦甸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张文华

2003-1月8日

政协桦甸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编印

前 言

在举国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六大精神，我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桦甸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已编辑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本辑共选编文史稿件17篇。除少部分为解放前史料外，大多是建国后的史料，其中有2篇为“文革”史料（含日杂果品公司鞭炮爆炸事故）。这其中饱含了各位作者的艰辛劳动，也得到了中共桦甸市委、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的关注与支持。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我们热切企盼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更加关爱人民政协文史工作，多提改进意见和批评建议，并不吝赐稿，为丰富地方文献资料和文史宝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编 者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

目 录

《桦甸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2002.11

历史见证	1934年日本侵华“矿产资源武装调查班” 桦甸行踪录……………李其泰 (1)
历史沿革	桦甸设治以来疆域和区划之变化……………张书海 (17)
革命英烈	高位烈士传略……………辛辅余 (22)
旧案重提	苇沙河抢枪杀人案侦破始末……………常秉智 (27)
建国初史料	1959年桦甸县干部下放劳动锻炼回顾……………徐明举(46) 三年困难时期市场商品供应情况回忆……………张文华(58) 建国初期的广场文艺活动……………冯世祥(61)
教育春秋	桦甸师范教育的回顾……………卢广生 (64) 桦甸朝鲜族教育……………王岱兴 (79) 五六十年代在职小学教师的培训工作……………庞洪斌 (93) 四十二载 硕果累累 ——记桦甸市第四中学……………尉育林 (99) 农村小学教育事业发展的新高潮 ——记1964年大办耕读小学……………胡玉强 (112) 吉林地区两次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 在桦甸举行……………闫吉伦 唐 庸 (118)
文革史料	四中“文革”期间教师被迫害情况纪实……………闫吉伦 (124)
警钟常鸣	只因用错一个字 老教师含冤自缢……………唐 庸 (130) “三反”运动老牛沟金铜矿的刑讯逼供……………李海军 (133) 县日杂果品公司鞭炮爆炸事故……………白静涛 (139)

1934年日本侵华“矿产资源武装调查班”桦甸行踪录

李其泰

桦甸近代开发史和苇沙河、夹皮沟采金史，与闻名遐迩的韩边外兴衰史息息相关；与清朝末年内忧外患的历史大环境不无瓜葛。早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这里的淘金热蜚声于世的时候，沙俄帝国主义就垂涎三尺，而日本帝国主义更是虎视眈眈。为此，日俄两国不惜交兵，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1904年2月，爆发了一场旨在侵略、争夺我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桦甸夹皮沟也同时成为日俄两军对垒的战场。而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非但不能保土卫疆，维护国家主权，反而开门揖盗，先后与日俄侵略者签定了丧权辱国、出卖夹皮沟金矿资源的“秘约”，夹皮沟金矿的国际交涉亦愈演愈烈。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爆发和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建立，日本侵略者终于以武力打开了桦甸夹皮沟金矿的大门，实现了其梦寐以求独霸并掠夺夹皮沟金矿资源的野心。韩边外势力也至此消亡。

1934年6月20日至10月26日，也就是在韩边外第四代执事

家长韩绣堂（一说韩锦堂代理）将夹皮沟金矿矿权、林权被迫转让给日本“大同殖产株式会社”之后不久，在日本技术特种兵少将副司令岗少仁的主持下，组成了以日本理学士、地质师门仓三能为首的庞大的武装集团调查班，从日本来到中国，在日本警备队一百多名武装人员的保护下，对以夹皮沟为中心的金矿资源及其政治、经济、人文地理、风土民情等进行长达四个月的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收录在门仓三能所著的《北满金矿资源》一书中。同时，门仓三能还撰写了《夹皮沟金矿·韩边外金厂·苏密沟煤田调查秘录》、《吉林省韩边外诸金矿调查概要》等文著，留下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也留下了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

一、调查班的缘起与人员组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大好河山。同年11月桦甸沦陷，日本侵略者终于以武力打开了桦甸夹皮沟金矿的大门。统治江东80年之久的韩边外势力也随之消亡。

1933年末，在“韩家将其在桦甸所有的领域之内，无论土地、林场、矿山等主权之全部，附于条件而让渡于大同殖产株式会社”后，日本军阀与资本家相互勾结，为适应“大同殖产”掠夺我东北地矿资源的需要，日本国地质师、矿学家门仓三能“获得了踏查鲜满国境长白山（白头山西北方之满洲国吉林省桦甸县夹皮沟金矿为中心及西部“间岛”地方）之机

会”，组成了以门仓三能为首的“北满金矿资源调查班”，在日军武装保护下，从1934年6月20日至10月26日共120天，“对该地区之金矿”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获得了大批人文、地理、政治和资源情报。

调查班的组成

- 1、矿产班10名，
- 2、作业班2名，
- 3、摄影班1名，
- 4、庶务班3名，
- 5、警备班106名。

以上共122名日本人。此外，尚有中国和朝鲜民夫（劳工）50——400名。

调查班的主要人物

在《北满金矿资源》一书和《调查秘录》中出现的主要人物有：

门仓三能（理学士、地质师、矿学家）

笹井泰造（测量师）

武藤教胤（制图师）

川濑侍郎（翻译、测量师）

佐佐木信德（理学士）

高畠彰（理学士）

益田功（工学士）

大塚清彦（理学士）

贝泽六郎（探调系员）

贝泽松岩（探调系员）

贝泽清太郎（探调系员）

而调查班的一位重量级人物——日本技术特种兵团少将副司令岗少仁，因涉及日本军事秘密，与其它涉秘文字、照片一样，没有在该书中出现，只在书中开了“天窗”。

调查班的任务

门仓三能在其著述中公开披露的任务是：调查以桦甸夹皮沟金矿为中心及“西部间岛”地区北满金矿资源；对夹皮沟金矿矿床进行精确探查；对王八脖子、热闹街、头道岔、大线沟、四道岔、五道岔、聚宝山、东山、八家子等十多处山金矿床进行探测、调查，并努力获得新的金矿矿源；调查并记录诸金厂的沿革及现状。

还有一项因涉秘而未公开发表的任务是：红军活动及政治、经济情报联络工作。据《夹皮沟金矿史》（油印稿）披露：这个调查班“分片地以调查金矿地质资源的机会，走遍了以中国吉林省桦甸县夹皮沟金矿为中心的中、苏、朝三国国境的长白山脉的东西北地方。北以珲春乌苏里江、东以延吉图们江、西以（桦甸）松花江，并以长白山脉进发于两江口、牡丹岭、珲春、图们、延吉、安图、和龙、敦化、抚松、濛江等东边道地区。除调查金矿、铜矿资源以外，并做秘密观测红军的活动以及国境线上通道的观测情报工作，同时并做政治、经济资源情报的联络工作。”

二、调查班桦甸行踪实录

（一）在吉林

1934年6月20日，以门仓三能为首的“北满金矿资源调查班”一行从日本东京火车站出发，经下关乘轮船过日本海又经朝鲜到达中国吉林省城吉林市。

6月28日，调查班抵达伪满洲国“新京”（即长春），在蒐集了有关桦甸夹皮沟金矿矿区及金矿露头线的资料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和“老韩家交涉结果，取得矿山采掘权”等资料后欣喜万分，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获得新的金矿资源”，从而达到由日本人重新“开发夹皮沟金矿”的目的。随后，调查班返回吉林省城吉林市做深入调查的准备，开始调查行程。

（二）在磐石县

7月6日，调查班一行由吉林乘火车到达磐石县城。

7月7日，在一百多名日本武装警备兵员的保护下，调查班乘坐大马车，从盘石县城出发，经苇塘沟岭到达呼兰镇。这一带是东北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李红光所部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区域，所以“仅以一百余名警务兵员护送蜿蜒一华里的车辆”，加之路途泥泞难走，常常浸没车轴，使警务队及调查班一行异常“紧张辛苦”。只有被抓来使役的“马车夫一手拿烟袋，一手挥鞭，轻妙地驾驭着三匹马的神技，令调查班的日本人叹服”。马车夫心里明白，游击队袭击的对象是日本军人，因此

自然要轻松多了。

（三）在桦甸柳树河子

7月12日，调查班一行行至桦甸县柳树河子（呼兰和官街之间），在日本警备兵员横枪于肩，背着衣物、行李涉渡柳树河时，真的遭到了抗日游击队的突然袭击。这一仗，警备队被打的狼狈不堪，衣服和寝具都抛在河边路旁，一片狼藉。惊魂未定的日本警备兵员被定格在历史的空间（见7月12日照片）。

据《夹皮沟金矿史》记载：这一仗被我红军打死了警备队数十人，我红军获得三八轻机枪一支，大枪20余支，手枪两支，而且朝鲜工人投抗联20余人。这次调查班的损失是不小的，因此到桦甸县进行了休整。同时，并和桦甸的日本驻军以及警察特务队联系，抽调一部分人员，再向夹皮沟进发。

7月13日，调查班遭受抗日游击队的袭击后，继续向桦甸县城行进。“在炎热如焚的白昼，马车夫怜悯牲口而漫步缓行”。但日本警备兵员却不敢怠慢，警惕而紧张地搜索前进，护送这一大队人马。

（四）在桦甸县城

7月14日，调查班一行到达桦甸县城。时值雨季，行旅困难，特别是向东行进，崇山峻岭，道路狭窄泥泞，且不能通车，需要制做大批马驮鞍，以便骑马，驮带行李工具等。调查班在桦甸停留十天左右，一边安排在伪满洲国国兵营（北大营）制做100多个马驮鞍，一边在桦甸县城周边进行调查。

7月17日至22日，调查班冒着连雨天气，在警备小分队的护卫下，连续调查了苏密沟附近的煤矿，结果发现这里是一处埋藏丰富的大型煤田。因此赶写了调查报告，于7月24日东渡辉发河继续行进的同时，派专人送达吉林的事务所。

7月23日，调查班警备队一部分人员，在桦甸县城内的“满军兵营”检点新制做的马驮鞍。

7月24日，调查班在北大营做马匹出发前的准备，警备队及其干部来到东门外渡口左岸准备渡河。当时，辉发河东河沿没有桥梁，往返行人、车马等均需用大船摆渡。所以，这天调查班一行及马、骡、驴也都用大对子船摆渡到辉发河东岸的。

（五）在红石、老金厂

7月25日，调查班由桦甸县城东行，经集厂子和公郎头到大勃吉屯。稍事休息后，即向大勃吉岭进发。据《夹皮沟金矿史》记载：由于7月12日在柳树河子遭到红军袭击，“到桦甸县进行了休整，同时，并和桦甸县的日本驻军以及警备特务队联系，抽调一部分人员，再向夹皮沟进发。这次，他们是有经验的，将日本的军队做为开路先锋，工人为第二路，调查班为后尾。当走到大勃吉岭时，他们得到情报，听说前方有‘土匪’，当地又有露头（矿）脉，他们做了部署，军队做了战斗准备。调查班全体技术人员勘查了周围的地质情况，以发现更多的资源来满足他们掠夺我国资源的野心……”“这时‘土匪’真地来了，但看日本（军）人太多而没打。”

从大勃吉岭下山，就来到松花江左岸没有人家居住的临江周船口（即大船口），用一条大对子船和两条大船运送人员、物资及车辆，而骡、马、驴则涉水渡江。调查班渡江后，当即沿江向江东重镇——红石砬进发。同日到达红石镇并停留了一个星期左右，调查了红石镇及驻红石镇的“兴吉林业公司”放木排的技术和放排人生活、风情等。

7月26日——8月2日在红石镇进行调查。该镇有“警察署（50名）、自卫团（25名）、桦甸税捐局（红石镇）分局、县公署财务分局、电话局、邮寄代办所、小学堂、公盛泉烧锅。此外，还有新兴运输公司分店、共荣运输商会出张所、木夏本洋行、吉林洋行等等，市况繁荣”。

在公盛泉烧锅的照片下，有这样一段有关红石镇自然状况和市场情况的描述：“红石镇原是叫做‘红石砬子’的小村落，民国14年以来迅速发展。现有住民200户，人口900人，有饭店1家、旅店4家、理发店2家、服装杂货店4家、果子铺3家。在露天摊床上品尝油炸杂鱼，倒也新奇难得”。

调查兴吉林业公司的木排：“老韩家（韩边外）在头道溜河、二道溜河、三道溜河、四道溜河、五道溜河等诸流域的林场采伐木材，顺（松花）江流送，每年6——7月雨季，漂流木材集中在红石镇编筏（木排），再往吉林省城（吉林市）流送。”

8月2日，调查班一行由红石镇出发，到达老金厂，并对老金厂采金史进行调查：在老金厂，“道光十年（1830年）发现

沙金并开始开采，最兴旺的时代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道光二十五年开始衰败。其后陆续开采，重新淘旧弃沙的小班一直没有间断，持续到宣统年间。”

（六）在夹皮沟金矿

8月3日，调查班一行在侵华日军警备队的武装保护下，到达了最终目的地——夹皮沟金矿。从8月4日到9月18日的40多天里，对金矿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攫取了大量的人文、地质、政治、经济资源情报。

8月3日，在武装调查班到达夹皮沟上戏台的同时，300多名背夹子的朝鲜民工也到达这里，使上戏台显得杂沓、拥挤。

8月4日，调查班总部设在“老韩家西大院”，警备队在老韩家西大院的西侧修筑防御工事，并派哨兵日夜守卫。

8月11日，警备队在“太郎山”上增设了“瞭望哨兵”。每天早晨，日本警备队的文武职人员还要列队持军械在老韩家西大院的门前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和向东方“太郎山”顶上飘扬的日本旗敬礼遥拜。

调查班在夹皮沟的上戏台设置了临时施诊医院，以笼络人心。他们还用了40——50名当地有文化的青少年从事调查杂役，由日本军人看管，每天早晚都要点名报到。这些中国劳工，特别是未成年儿童劳工饱受奴役之苦。他们还将砍下来的抗日群众的头颅悬挂在下戏台西卡子门外示众，实施弹压和威胁。

调查班在夹皮沟完成了武装保安等措施之后，便开始了全

面细致的调查、勘探、测绘活动。

调查夹皮沟的自然状况：“夹皮沟距旧桦甸县城（桦树林子）150华里，距新桦甸县城（官街）150华里。中间崇山峻岭、险阻异常。夹皮沟户数147户，人口672名。沿着稍宽的溪谷形成街市，从上而下，可分为上戏台、宝戏台、下戏台三个地区。其东端为东卡子门，后二者为西卡子门。担任警备的是桦甸县第七区第一甲壮丁30名，驻扎在邻近西卡子门的宝戏台。”

“在上戏台的十字街，设有邮局，每隔五天经红石向桦甸县城递送邮件一次。这里还设有电话线路，经红石向桦甸县官街以至吉林省城、磐石通话。”

关于夹皮沟的“戏台”：“是韩边外时期的唯一的娱乐场所”。“光绪二十三年，上戏台、下戏台、宝戏台常有盛大演出活动”，“后来变成地名”。“上戏台在大房子东隔道相对的位置；下戏台在西门外的兴隆屯路南，遗址在河源；宝戏台在北沟口路北，民国年间还有演出，民国13年（1924年）被仁义军同乐匪烧毁，成为废墟……”

调查夹皮沟金矿山金矿脉发祥地——铺山盖：“清道光（1845年）年间，采金工马文良在夹皮沟北山铺山盖发现了山金露头大矿脉，试行采掘，含金量极高，其矿脉厚40——50公尺，于是，数千计的采金工人争相云集，很快开掘了十三合、下十合、小线等矿脉，其后又开掘了立山线和西驼腰子、大猪圈、东驼腰子等矿脉。”

在官井子矿区铺山盖的原始采掘方法：“以往是在露头的矿脉处用木柴焚烧后，将矿石破碎采掘，其后，因在坑内也用木柴火烧的方法进行采掘，坑内经常遭到火的灾祸，所以在这里建了火神庙。”

调查沙俄侵占夹皮沟时的建筑与矿井遗迹：“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清（即庚子）事变，夙怀占领夹皮沟金矿野心的俄国人进军桦甸县江东，与三世登举激战。烧毁桦树林子、地窨子韩家住宅。俄军进一步侵占夹皮沟，当时驻扎在木其河的俄军有400名，夹皮沟驻有200名。这些俄军姿意发泄淫威，使夹皮沟遭到很大的灾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俄国人以与韩家合伙采金为名，由俄国技师带军队进驻山里，从事探矿、采掘……”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俄国人占领夹皮沟金矿的行径心存不满，然而，却应了中国人的—句俗语：“乌鸦落在猪身上——只见别人黑”。其实日本人比俄国人还“黑”，先前不是由日本军人花田少佐率兵把俄国人赶出夹皮沟了吗！如今，连“合伙”之名都不要了，其独霸夹皮沟金矿之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历史总是有些惊人的相似，这位日本矿山技师在讥讽俄国人时，不是也在步俄国技师之后尘，“带领军队进驻山里，从事探矿、采掘”，还美其名曰“重新开发夹皮沟金矿”吗！

调查大日本井：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在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浪人花田少佐、萱野长知等操纵所

谓的“满洲义军”，“在夹皮沟开战，并驱逐了在夹皮沟的俄军。当时是‘义军’首先在老金厂金矿同俄军开战获胜，其后突袭夹皮沟，经一昼夜‘打垮俄军，烧毁了俄军在东门外的大鼻子营的事务所及其它住宅。”遂后，日本人强行占据了夹皮沟，开掘了“大日本井”等矿井，掠夺了我大量黄金资源，并引起了中、日、俄等国从清末到民国年间长达20多年的国际交涉。

本次调查班的理学士高畠彰、工学士益田功、理学士大塚清彦等人在调查“大日本井”一号露头时，又发现了两条新的矿脉，并进行开采，掠夺我金矿资源。

调查夹皮沟金矿其它矿井：调查班还对夹皮沟金矿的北山民井子矿区的“立山线”二十一号竖井，以及四方井、小线的斜井及露头、八一班、十三合、下十合竖井、西驼腰二十一号竖井、东驼腰南井、北井诸号矿井及矿脉露头等矿产资源情况进行了详细勘查、采样、拍照、绘图、制表等，就连“民国12年（1923年）日本‘满铁’技师搬入的锅炉仍安放在十三合竖井旁边的破屋中”也没漏掉，可见其窃取资源情报之细致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调查原始的采金粉碎工具——碾砣子：调查班对原始的采金作业流程工序及工具也进行了调查，特别是对伴随采金业而兴起的石雕业留下的遗迹做了一些描述：“在金银壁河支流的碾盘沟的姜家油坊旁边，有石匠房子，是专门为采金业而雕制碾砣的作坊。现在大房子北沟还有许多废弃的碾砣、碾盘，在

夹皮沟的住户家中，往往还能看到碾盘和碾砣。”的确，时至今日，在夹皮沟的北沟等处仍能见到当年采金用的各种碾砣遗物。

调查宗教庙宇：山神庙：“位于官井子矿区和小北沟的合流点，在十三合竖井的旁边，业已废弃。此庙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每年旧历六月二十四日开庙，祭典山神爷和老把头，同时也祭典本金矿的开山鼻祖马文良。当初，每月初一、十五供奉的人很多。祭山神爷是祭老虎，而祭老把头则是祭山东省的金把头孙继高。”

火神庙：“遗址位于宝戏台北沟左岸靠山腰的地方。在此处，过去还有关帝庙，在光绪年间移到西卡子门的左边新筑庙宇，过去的火神庙是在官井子矿区的四方井很近的铺山盖。”

调查韩家西大院、大房子：“可以代表过去韩边外的气派与威势的大房子与韩家西大院，都座落在上戏台上。大房子是在北沟西岸，拥有数栋房子的大院，为调查班本部的所在地；西大院在上戏台西端的高台上，参予调查的日本矿山班、照相班就住在这里”。“西大院是由三栋房构成的院落，周围有高土墙，北靠次郎山，南门面向街道，临近苇沙河的一个溪流。东接十字街，其西部是一片急剧低落的地带，因而，由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宝戏台和下戏台”。西大院内宅“堪称‘韩王国’的宅邸，中庭中央有门，其后是西南的宏伟房屋建筑，屋檐下有筑燕窝常住的岩燕往返飞翔，情景颇具诗意。”恐怕这些日本人漂洋过海，翻山越岭到中国夹皮沟来，绝不是为了抒